翻 身 记 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一

大会开完，人们散尽的时候，县大队队长周大钟才慢搭搭走出会场。走到门口，听到空中一声嘶哑的雁鸣，他猛地站住脚，抬起头来仰望，一只大雁忽扇着翅膀掠过天空。他不眨眼地一直看着那只大雁飞入天际，直到看不见影子。他仿佛若有所思，于是自言自语："哦！孤雁难鸣啊！……"回过头来，看了看会场的墙上贴着几幅用双红纸写的大字标语："坚决响应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号召，勇猛地掀起土改运动。""彻底消灭封建势力！消灭地主阶级！""彻底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，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。"看着看着，由不得喜上眉梢。他耸动了一下眉峰，睁开圆大的眼睛，对着乍午的太阳辐射的光芒，伫立了片刻，微微抖动了下嘴唇，显出了笑意。对于今天县委在大会上给他的任务，忍不住感激之情，由不得泪水从眼角里渗了出来，他用力忍着不使泪珠滚出眼睑。映着日影，他的高大的身形铺在地上，显得那么魁梧。今天来得仓促，灰色棉军帽的翅儿忘了结带子，两边撇开向下垂着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，看着心上由不得好笑起来，连忙从闪披着的大衣下抽出手来，把那两条帽带结上。正在这时，听得背后有脚步声，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掌，说："老周！你在这里愣着什么？"

周大钟缓缓地回过头来一看，是县委副书记景士昌和县委秘书李庆新，便说："我在想着县委今天在我肩头上搁的担子太重了，我一个大老粗儿，斗大的字不识二升，怎么能当土改队长？"由于他淳厚的性格，他习惯用迟缓的动作和缓慢的语调。景士昌说："算了，老周！你是雇工出身，贫雇农嘛！你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穷人

会，入了党，抢过地主的棉花，‘七·七’事变以后，你是第一批扛起枪来的游击队员。现在你是游击大队长，你能指挥几百人冲锋陷阵，就不能领导贫雇农向地主阶级冲锋吗？”好像他的记忆力很强，全县干部的档案都装在他的脑子里。

李庆新也跟上说：“眼下组织土改队伍，你不去谁去？”

周大钟听了，敞开两只胳膊，仰面朝天张开大嘴哈哈笑了，说：“老景，你算了吧！说起向敌人冲锋陷阵，我还比得了你？在我们这块儿，‘五四’指示执行得不彻底，土地改革还是第一遭，外部的阶级斗争，内部的思想斗争，多么复杂的工作！毛主席著作，我学得不多，谁有这么高的政策水平呀！没的叫我下去搅浑了这一坑水？”他掀动厚嘴唇说到这里，景士昌走前几步，握住他的两只手，笑着说：“说真的，我们在县委会上反复作了考虑，官渡口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老根据地，因长时间人们不去了，村子虽然不大，现在阶级斗争变得复杂多端，在这一批土改村里是个老大难。在对敌斗争上，你外号叫周铁头，反扫荡里，有多少人垮下去了，你硬是指挥着部队坚持过来，保全了中队没有牺牲。在阶级斗争里，你的拳头像铁打钢铸的一般。在反黑地、反奸复仇、执行‘五四’指示里，你几乎砸断了地主阶级的脊梁骨。今天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消灭四大家族的社会基础了，你想，你能不出马吗？为着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，要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。在我们这个地区，这是第一批土改村，还指着你们总结出经验来，推广全面哩！”说着，他由不得笑笑嘻嘻，脸上泛出高兴的神情，拍着周大钟的肩膀说：“同志！没有说的了，去吧！工作就是斗争啊！谁都知道你这钟一敲就响！”

周大钟听了，慢慢返回身来，紧紧攥住景士昌的手说：“这、这、这……当然没说的，不能讲价钱。可是这辆车要是窝在泥沟里，你们可得来横起膀子推一把呀！”他从大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，一页一页翻着说：“你看！你看！又是访贫问苦，又是发动群众，又是划

阶级定成分……又是斗地主,分浮财……这么多的政策问题,我这个大老粗能弄得了吗?再说,你看我那一队人马哪里离得开?”

景士昌把两手拍着膝盖笑了说:“我估计你会说到这里,哪个干部没有单位?可也不能本位主义呀!光顾本位,中心工作谁去做?你下去了,李副政委留在机关上,一个顶俩还不行?”在革命战争里,军队和地方总是分不开的,他们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,军队战时是战斗队,平时是工作队。

话说到这里,也就不能往下说了。周大钟仰起头,两手拍着景士昌的两个肩膀,笑得钢声铜气。说:“我的老同志!无怪乎上级叫你当县委副书记,政治工作做得好,木头人儿也得叫你说活了。你看,你在会上做的那报告,一下子把土改运动突出到第一位。为着巩固根据地,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,为前线提供更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我们要坚决依靠贫雇农,掀起土改运动的高潮!”说着,他用力握了一下景士昌的手,又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,转过身向岔路口走去。

县委秘书李庆新招着手,喊了一声:“周队长!”周大钟又回过头来,说:“干什么?小李!”李庆新说:“你到我们老家去土改,我要是下去,也到你那个点上!”

周大钟蹒跚走着,说:“来吧!我们欢迎。你自己的家乡,人熟地熟,对土改运动有特别的好处!”

李庆新说:“可是我只能抄抄写写的!”

周大钟说:“来吧!土改队里更需要有文化的人,毛主席说过,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,革命就不能成功嘛!”

自从解放战争一开始,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屡次提出:应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,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,解放农民,发展现代化工业,建立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。自此,各解放区动手试点,从点到面展开了自古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

周大钟边说边走，思想就像潮水一样涌起，一想到土地改革，由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，以往的痛苦的经历，使他永久不能忘记：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，苛捐杂税百出，租利奇重。一场大水冲走了田地里的庄稼。秋凉了，田里积水不泄，种不上小麦。一天晚上，老母亲把瓦罐里仅有的一点米面磕打出来，熬了一锅菜粥，算是一家大人孩子都吃饱了。吃过饭，母亲在隔山墙上挂上一盏油灯，把大哥和二哥，大嫂、二嫂和孩子们叫到堂屋，大钟也坐在锅台上。老父亲从房屋里慢慢走过来，脸上淌着两行泪说："今年我也是六十七岁的人了，扛了半辈子长工，受了多少年的苦，你们也苦扒苦掖了几年，才挣下这几亩土地。给你们成了家了，也都生儿养女了。可是这几年来兵荒马乱，不闹虫蝗，就闹旱涝，眼看今年谷子黄了，高粱红了，米谷就要到嘴头上，一场大水冲了个净光。眼下家无隔夜粮，欠地主的账还没有出项，我实在兜揽不住孩子们了，你们各奔前程吧……"说到这里，老人扑簌簌泪珠落了满怀。这时周大钟才十五岁，穷苦的日子使他明白生活的道路是艰辛的，由不得眼里滚下泪珠，一滴滴落在屋子地上。

到这刻上，老母亲蹑悄悄从屋里走出来，拍着膝踝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"我儿！好孩子们！我离不开你们！可是落得大小耗子都饿得吱吱叫，又有什么办法，咱们抱在一块死吧！"话说到这里，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哽哽咽咽地哭个不停。一家人哭得泪人儿似的，连几岁的孩子也懂得天灾人祸将要夺去他们的生命，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到这当口上，大哥蹲在地上打火抽着一袋烟，慢腾腾地站了起来，用衣襟擦红了眼窝，说："爹娘的意思，我们都明白，辛苦了多少年，挣下这点土地家产，即使把它折变净了，又能多活几天？听爹的话，我们各奔一方去寻生活吧！大嫂二嫂带着孩子们暂回娘家，我和二兄弟去关东闯一趟，留着这点土地，有朝一日我们要是能回来……"说到这里，他哭得说不出话来。二哥抱着脑袋蹲在地上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在他们以往的心目中，只要有一身骨头架子，就能卖力气劳动，就会有饭吃，就能养儿育女。可是，如今军阀混战，地主阶级当权，兵匪就像梳篦，刮去人们的生活资料。贫苦农民耕种一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今秋大水堵住了人们生活的去路，只有妻离子散奔走四方了。

十五岁的周大钟听到这里，止不住地哭哭啼啼。虽然大哥并没说到年轻的弟弟，哥嫂们既然走了，他也只好离开家窝去寻食儿——到地主家扛长活挣碗饭吃。可是他年龄小骨头嫩，哪里能干出大力气的活呢？只好帮厨做饭，当小做饭的。成天价碾米磨面，喂猪喂狗没个轻闲，一到黑下，就累得两条腿爬不上炕沿。后来年纪大了，能挑正梁了，学会场里地里的活，才当了领青的。他深深体会到贫雇农的苦难，偷偷地加入了穷人会，抢了地主的棉花，参加了农民协会。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，他坚决离开地主家里，扛起枪来当了游击队员，学会出操打仗。可是他始终和农民兄弟们在一起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参加扩军、征粮、献金运动。宣传有钱出钱，有人出人，有枪出枪，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。在搞合理负担、统一累进税的时候，他和地主阶级撞了几膀子，逮捕了反动地主，保卫了贫雇农的利益。破交战和地道战，他都参加了，硬着头皮顶过了反扫荡，当了游击队的大队长。到目前他不只学会了出兵打仗，还是一个地方工作的能手，每次中心工作，他都踊跃参加。

他一边走着，回忆了半辈子生活的道路，走进县大队的门口，也没有注意门岗向他敬礼，一直走回办公室。李副政委正倒背着手在门口站着，远远看见他走进大院，笑了说："我猜你在会上接受了重大任务！"

周大钟走进屋里，脱下大衣，也笑着说："甭提了！看有多么重大罢！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消灭地主阶级，消灭封建所有制，巩固根据地，和蒋介石决一死战。这个硬任务，我们能不接受吗？"说

着，把棉大衣挂在墙上。早春天气，太阳辐射着金色的光线，直晒得他身上出了轻汗，摘下棉帽子，头上冒出蒸腾热气。他又接着说："毛主席说了，凡是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，广大农民群众都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我们当然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把土改运动搞好。"

李副政委说："蒋介石外战消极，内战积极。他现在陈兵西北、东北、山东，要围攻解放区，管保他碰个头破血流！"说着，他在窗前走来走去。他耸了耸肩膀，一谈起战争，就好像身上有多么大力气没处使去。

从历史上说，自从"九一八"事变，蒋介石以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，节节退却，消灭了杂牌军，保存了他的实力。抗战八年，他蹲在峨嵋山上观战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他就要下山摘桃子了。可是培育灌溉桃树的是八路军、新四军和解放区的人民，八年抗日战争期间，他们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。目前蒋介石要进攻解放区，他左手拿着刀，右手也拿着刀，中国人民也要按照他的办法拿起刀来。李副政委想到这里，继续说："我们寸土不让，和他打到底！"说到这里，他觉得浑身是胆，又要脱光膀子上战场了。

周大钟笑笑说："就是，就是！"说着，洗了一把脸，警卫员小李摆上午饭来，小米干饭、干菜汤。炊事员听说要分地，今天高兴，特别加了一个菜，黑油炸辣椒。在抗战时期这是最高的伙食。故乡的农民有句老话，说："辣椒是送糠王！"周大钟吃口辣椒，咽两口小米饭，再喝一口干菜汤，干菜的香味蒸腾得满屋子喷香，吃得又香又甜，满头大汗。身上也汗津津的，觉得浑身舒畅。

县大队住在旧公安局里。今天周大钟高兴，吃过午饭也不睡午觉，看天气晴朗，打开窗户叫太阳晒得满屋子通亮。他在窗前的桌子上铺了块粗布手巾，把手枪拆开，把零件摆在手巾上，一件件抹上油。擦着枪，土改队员们来报到了。

首先走进大梢门来的是李蔚，嘴里唱着小曲儿，两条腿不慢不

快走进大院，离远隔着窗户看见周大钟，弯了一下腰，哈哈笑着说："周队长！中午你也不休息一会儿？"这人三十多岁年纪，瘦棱窄骨，红岗脸儿，嘴唇挺薄，说起话来像撂上油儿。周大钟抬起头望着他说："哪里还有空闲休息，快用着枪了，该擦擦上油了！"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着，又低下头擦枪。李蔚说："擦什么枪？你要去打地主？"周大钟说："土地改革嘛！一场战斗就要打响，你当是好玩的？"李蔚走到窗台跟前，倒背着手儿，在窗台外头走来走去，说："周队长！县委叫我来给你做个助手。"周大钟说："好嘛！县委派你来了，有什么说的？一块搭伙计呗！"李蔚不好意思地说："你知道，我是才犯过错误的，我老是右倾。"周大钟点点头说："犯了错误，改了就是了，有什么说的。你是读书识字的人，不，你还是个中学毕业生呢，好好工作吧！"

李蔚在富农家庭里出生，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，当了区助理员，入了党。可是大扫荡一来，他放下手枪扭头就回家了。大扫荡过去，四三年他又钻出来当了小学教员。当然了，他工作上有些经验，又有文化水平，卢政委原谅他，又叫他当了教育助理员。日本鬼子投降，执行"五·四"指示时，他怕人家说他"右倾"，就拧着脖子向"左"里撇，使着劲地向地主身上开刀。在他说来，为了表现自己，要"有钢使在刀刃上"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却对舅舅的走私做了包庇。当时没有检查出他的这些错误，卢政委认为他还是有成绩的。他又当了副区长，后来为了开辟新区，大批干部外调，他就当了区委副书记。由于有人揭发了他的问题，在县委做了几次检查。组织部把他分配到土改队工作。可是他不从组织观点上看问题，而是把卢政委当成他的大恩人了。

李蔚的经历，周大钟完全知道。他伸开左手说："你看，在工作上使着劲地向外撇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右了使党的工作受损失，'左'了同样使党的工作受损失。你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嘛！再说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徇私。你检讨得不错，又叫你当土改队副队长，好好

锻炼锻炼！”周大钟对他慢搭搭地，一个字一个字说着。话虽不多，却很诚恳。他一边说着，两手不闲，还是忙着擦枪，也不抬起头来看李蔚。别看是个庄稼老粗，多咱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儿，绝不张开大嘴卷人。

李蔚听到这里，把脖子一梗，说：“看，我的大队长！我知道你是大队长了还不行，你还摁着人的脑袋硬批！”

周大钟说：“我这大队长还用你知道？老同志了，我不批你谁批你？三八年的老干部，枪声炮声听得不少，也不总结一下经验？”

李蔚说：“可说呢？现在你们这些老贫农吃开了，一土改就当队长，土改完了就是一个县委书记。不，分区司令员等着你呢？我们这个样的，一闹运动就挨整，先整思想，后整作风，要不就整立场，一条一段没个完了！”

周大钟说：“唉！别说了，整整有好处，‘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’嘛！不挨骂长不大。这是为了打好土改仗做准备，不整顿思想怎么能建立土改队伍，怎么能上前线。百炼成钢，战斗里成长，锻炼里壮大。我这会儿说下话放着，你爱听不听，也许将来我能把你改造过来，成了朋友。也许改造不过你来，会成为……主动权在你。”

李蔚一听，张开两只手怔住，说：“咦！你怎么说这个？怎么你说这个？”他又好气又好笑，闹得满热闹，其实他的内心里还是满不在乎。

周大钟这时才抬起头来，慢搭搭地说：“怎么说？我们老同志了，我觉得应该把话说在桌面上。可你说了半天，老是言不由衷。在你的话里只有一滴是纯洁的真理，其余的都是混浊的大河！”

李蔚倒背起手儿，点头弯腰，嘻嘻哈哈，在窗台前头走来走去，又说：“算了，咱们这么着，一工作起来，你说怎么着咱们怎么着。你比我大几岁，你在头里走，我在后头踩着脚印跟着。你看，不偏不倚！”他连说带笑说了半天。

周大钟低头擦枪，听他说得还有几分诚意，说：“怎么你这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说？我这人可是有点发死。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，在工作上，你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，该怎么说怎么说。咱按民主精神办事。”

话也说得差不多了，李蔚只好告辞，说：“你说什么时候去吧？”

周大钟说：“你做准备吧！洗洗衣裳，拆拆被子，后天就到村了，这是县委的统一规定。咱们按章执行，可能时间紧点儿！”他停了一刻又说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咱在一块工作了这些年，能不帮助你解决问题？我下决心帮助你，放心吧！”说着，他伸出宽大的手掌向他握了一下手。

李蔚说：“好！咱就这么办吧。”说着，转回头悄悄地走了。

周大钟看着李蔚笑吟吟地走出大门，又盯着他的背影愣了一会子。继续擦枪上油，他在想着，怎么进村，怎么访贫问苦，怎么和党支部合作好……他还想到官渡口村党支部书记王二合，是他扛长工时候的一个老伙计……自从任务压在肩上，他的思想就老是停不住车。他的光头对着窗外的太阳发亮，晒得浑身暖洋洋的。这时冯文光和李乔说话答理儿走进梢门。

冯文光是老一辈的长工，五十多岁年纪，一九四三年提拔到县工会工作，是增资斗争中的积极分子，外号大个子冯。李乔是农会干部，也是当了半辈子长工，是反黑地、反奸复仇运动里涌现出来的骨干，提拔到县农会里当干事。周大钟看他们两人走进大院，迎着太阳睁开眼睛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们二人一定欢迎土地改革！”

冯文光麻沙着嗓子哈哈大笑了，说：“盼不得的！老雇工要是分了土地，我给你说吧！这心上要多痛快有多痛快！”

周大钟又问：“老李呢？”

李乔说：“得他娘不给得子娶媳妇，得急了！”

三个老长工在一块说了会子知心话，周大钟告诉他们做好准备，后天一定到村。

最后来的是闻小玉和罗慧，两个人笑眯眯地迈着轻悄的脚步

走进来。自从日本鬼子投降后，进门时门岗也不拦阻。她们怕惊醒了游击队员的午睡，哑默悄声地走到窗台跟前，默默地站着，也不吭一声。周大钟听得轻轻的鼻息，慢慢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才知道立在他眼前的是两个年轻姑娘。一个是穿黑色粗布棉裤袄的闻小玉，一个是才从北京城里出来的大学生罗慧。闻小玉高个子，白净脸儿，两个圆眼睛，黑眼珠漆黑，白眼仁瓷白，亮晶晶的。她是抗日中学毕业的学生，打着游击上完了小学，又上了中学，成天价枪声炮声响个不绝，中学毕业，挑了一批优秀分子分在县各机关，但她还没有工作经验，只是在妇救会写钢版，推墨滚子。她见周大钟只管低着头擦枪，说："周队长！我们来报到了。"周大钟说："好！知道了。"说着，还是低头擦枪，也不抬起头来。

小玉看周大钟神态不冷不热的，喷的一下子笑出来，说："看你！怎么这么瞧不起人，只是低着头擦枪，也不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？真是官僚啊！"

周大钟听她说话刺耳，慢腾腾地放下枪，抬起静穆的脸庞，笑模悠悠地说："闺女们，叫我怎么看你们？小女嫩妇的，叫人看过来看过去的好吗？"

一句话把她俩说笑了，闻小玉眨巴眨巴黑眼睛，笑了说："看你说的，我们又不封建，还怕人看？要是有人多看我们几眼才好呢，表示人家瞧得起我们。告诉你说吧！县委把我们分在你这队上了，难道我们不来跟你报到？"

这时，周大钟可张开大嘴哈哈笑了，说："好样的，真是打倒封建了。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了名单，我就知道你要来了。你年纪小，却是老同志，是个见面熟，我就是不认识她。"他停下手来，打火抽着一袋烟，用小烟袋杆指了指罗慧。闻小玉紧接着说："她叫罗慧，是才从北京出来的。"

罗慧转着明亮的眼珠，点了一下头，脸颊上由不得晕红了，说："我们不得不出来了，日本军投了降，我们以为八路军一进城，天下

就是我们的了。谁知道国民党派了接收大员来，南方的宪兵警察也跟着来了，我们闹学运，闹得红了，上级调我们到解放区来了。”她有二十几岁年纪，高身材大眼睛，满脑袋漆黑的头发发着蓝色的光亮。面容很是闪静、大方。

周大钟点了一下头说：“是的！城市工作也是重要的。敌占城市，我占乡村，以乡村包围城市嘛！你们在里头隐蔽，等着里应外合。我们看见上级的通知了，叫各解放区收留你们，安排你们的工作，照顾你们的生活。过去你们在城市，经了不少风险，那里是敌人的天下，以后就在农村工作了，这是我们的天下，稳稳心吧！可是，城市、乡村，是两套工作，生活也不一样。”

罗慧笑了说：“是呀！在城市里，无非是搞搞学运、工运，到了农村就做农民工作了。”说着，脸上又泛起了红晕，有些腼腆。停了一刻又说：“过去读了一些历史资料，知道历代农民暴动都是因为贫富悬殊，贫雇农无吃无穿起来暴动。我想象不出贫苦农民要是分到土地，是多么样的高兴？我要为他们得到土地出一把血汗，也觉得说不出的光荣……改变几千年的历史呀！”

当罗慧说着话的时候，小玉瞪着两只眼睛看着。不等罗慧说完，她伸出两只手，哗啦地笑了，说：“那可好了，俺家也要分到土地了！”

周大钟问：“你是学生？”罗慧说：“唔！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。”周大钟看她虽然才从城里出来，却并不娇气，显得挺老练。他说：“唔！是写文章的，好好学习农村工作，尤其是在群众运动里真是锻炼人哪！”

罗慧说：“在学校只是学习书本知识，学生运动我才熟了一点，到了农村，在农民里进行工作，我还没有一点经验，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。”她说话口齿很是伶俐，满口北京官话。

周大钟紧接着说：“这土改运动里，工作多着呢，做宣传，写标语，印传单，搞统计，工作多得很。你们也要睡在农民的小茅屋里，

吃吃农家的粗茶淡饭，做做农活，学学农民的劳动习惯，加强劳动观点，就和贫雇农相结合了，也就改造世界观快了。农村是大学校、大熔炉。”

罗慧轻轻笑着，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她来到农村，是有所感触的。父亲是个大学教授，她自小读书，哪里想到过农村生活？来到解放区，面对着广大农村，她想不出这工作应该怎样下手，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，心里恓惶不安。

周大钟说：“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，革命队伍要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，是党的既定方针，不能怀疑。既然来到解放区，就要安心学习、改造思想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。懂得吗？唔？你入党了吗？”

罗慧点了一下头说：“是去年入党的。”周大钟说：“你换一下衣服，穿着旗袍和皮鞋到农村去，农民们觉得稀罕，人们要看你。我给你写个条子吧，跟县委要一套粗布衣裳。”

闻小玉说：“甭写了，我们主任写过了。”

周大钟看这两个女青年，一个是水葱儿似的小姑娘，一个是年华充沛的大学生。虽然是党员，但还缺少工厂和农村的锻炼。他仰起头望着蓝色的天空说：“哎呀！革命运动是个大熔炉呀，不论来自五湖四海，也无论是哪行哪业，只要接受党的改造，一入了这座马列主义的大熔炉，他的思想就要改变颜色了。”

闻小玉瓷着两只黑眼珠，笑了说：“什么？我们不懂你的话。”周大钟说：“你现在不懂，早晚会懂的。现在我也不给你们多说。”闻小玉生气说：“别人不懂，你又不说。快告诉我们吧！什么时候动身？”周大钟说：“准备吧！后天就到村了。”

罗慧弯下腰点头说：“我们跟队长学习！”小玉也说：“我们跟队长学习！”说完，也不招呼一声，两个人扭回头说着笑着，像两只喜鹊一样，叽叽呱呱地走出大梢门。

二

这是第三天的清晨，大院里还是静静的，墙角里和屋顶上的暗影还没有褪尽。周大钟就早早起了床，刷了牙洗了脸。把被褥折叠整齐，用一条缴获的黄色日本军毯包好，拿一条长绳把背包打起来。把牙刷、牙粉、瓷缸装在挎包里，把单衣服包了个小包袱。正在忙着，警卫员小李用手背揉着眼窝走进来，说："队长，忙什么？等我给你收拾吧！"

周大钟说："看你眵目糊还没擦干净！等你，说不定等魂等到什么时候，年轻人睡起来没个醒。"

小李说："都打点好了？"

周大钟拍拍背包说："抗日八年，这就是我的全部家私，要是在过去，一个背包、一个挎包也就完了。可是一年发两身单衣一身棉衣，穿又穿不烂，没穿烂又发下来，就积了这么一包袱。带着吧，冬天当衬衣，夏天当单衣，一年四季就是它，这是群众的血汗呀！老太太们一条线一条线地纺出来，又一条线一条线地织成布，给我们穿，多么不容易啊！"周大钟越说越感觉心窝里暖烘烘。他时刻不能忘记，在那战争的年月里，十冬腊月睡在农民的热炕头上，吃在农民的灶膛门口，一年到头吃着农民金黄的小米。不管黑天半夜，到了一个村庄，开条子就要粮食。天一扑明儿，就远远听到枪声炮声，农民群众给挖下地道，敌人一来，整个大队就下去了，敌人一出村，游击队就追上去，瞅个冷不防儿给他个兜屁股枪，然后一个追击……咳呀！这是鱼水关系呀。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众，是永远不能忘记啊！那时干部是农民，当兵的也是农民，吃的米烧的柴是农民的，没有广大农民群众，抗日战争能赢得胜利？尤其是大扫荡那

年，年成不好，敌人又勒索得厉害，不依靠群众，这游击战争能坚持吗？这早晚要搞土地改革，使没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，多么兴奋人心呀？他想着想着，恨不得一下子插上双翅飞回农村，走进农民的小茅屋子。

警卫员小李端进早饭来，一片热气腾腾。干菜汤的香味刺激着他的鼻子，由不得自言自语："小米干饭熬菜汤，总是吃不俗，多咱一想起来都流口水……"

正说着，李副政委迈步进来，坐在对过凳子上，拿碗盛着饭说："就是嘛，常言说，要吃饭是家常饭，要穿衣是粗布衣呀。抗战八年，我们就是这么过来，小米加步枪硬是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了。蒋该死要摘桃子，我们寸土必争！"他是织布工人出身，细高个子，紫赭色的脸。一九三七年入党，这年冬天自卫军一过来，他就离开家入了伍，后来又转到地方上。他从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，如今是大队的副政治委员了。

周大钟说："当然是寸土必争！"李副政委说："这次中心工作，本来我想去，县委愿叫你去，每次下乡都是你去，叫人怪馋得不行。再说也不好意思的。"周大钟说："不好意思的什么，同志们没有说的。无论怎么说，虽然土地革命斗争是激烈的，总不像和日本鬼子作战那样枪林弹雨，出生入死的。"李副政委说："话是这么说，可也得注意，垂死的野兽更加凶狠呀。我还想叫你带一班人去。"周大钟嘻嘻笑着说："我看用不着，我带一支搂子，小李子带一支盒子枪满够用了。土改队一进村，就抓紧访贫问苦，依靠贫雇农、依靠好党员和民兵，他地主阶级还能翻了天？"李副政委说："唔！是的，如果必要，你送个信来，我就把大队开去了。"周大钟说："是呀，党的武装就是土改运动的后盾呀！"

两个人说着话吃完了早饭。周大钟放下饭碗，喊了声："小李，背包打好了吗？"小李背着背包跑进来，转着身子说："你看，你看，怎么样？"周大钟走过去，拍拍小李的背包说："好！"他说着，迎着窗

外初升的太阳，等着土改队员们来集合。天气已经不太凉了，猛地听得高高的云霄里，有嘹亮的雁鸣，他由不得抬头看了老半天，雁阵像人字，大雁颤着两只翅膀，缓缓地飞行。为首的一只大雁，翅膀那么挺拔有力，队形和距离那么整齐、匀称。由不得想到："鸟无头不飞，人无头不走！"据说这种禽鸟纪律性非常强，而且成双成对。每一对大雁都遵守头雁的领导。它们白天在高空里飞翔，夜晚栖息在草原或麦田，轮流值夜。狡猾的猎人，隐身在远处，手上把香火一闪，值夜的大雁就咯啦咯啦地大叫，使雁群警惕起来，但是毫无动静，看不见敌人。于是群雁一齐啄那个值夜的。等雁群刚刚睡着，狡猾的猎人又把香火一闪，值夜的大雁就又大叫起来，猎人隐藏着，群雁又把值夜的大雁惩罚一顿。这样反复几次，那个值夜的大雁就再也不敢叫了。于是，猎人趁此时机蹑悄悄走近雁群开枪射击，使雁群受到严重的损失。周大钟自幼就喜欢大雁，喜欢它们飞翔在蓝色的高空里高亢的长鸣，喜欢它们悠然自得的飞翔姿态，喜欢它们的纪律性。于是他就想到：如今我是一个村的土改队长，是标兵、是表率，我要当好这个带头人。大雁是禽鸟，会受到猎人的欺骗；土改队是毛主席派来的，不能受到坏人的蛀蚀和侵袭。他伸起两只胳膊，敞开胸怀，打了一个舒展，对着空中说："咳呀！春天来了，我又要上前线了！"好像他身上有多么茁壮的用不完的力气。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战争，经过几次宏大的群众运动，身体还是健壮得像青年，被压迫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农民的富于革命热情的血液在他心脏里吞吐，使他异常兴奋。

周大钟打着火镰抽着一袋烟，等不一会工夫，李蔚、冯文光、李乔都来到了。最后，闻小玉和罗慧也背着背包扭搭扭搭走来了。闻小玉嘻嘻笑着，三绺前刘海向下垂着，几乎遮住眼睛。周大钟离老远就向她们打招呼："看女将们来了，罗慧也背上背包了！"罗慧说："看看像个下乡的样子吗？"说着走到跟前。周大钟低头看了

看，说："嘿，乔装打扮了，这样人们就不会叫你小姐了。你来解放区算是新兵，要慢慢操练。"罗慧说："可不是嘛！这是第一次穿粗布背背包呢！"

看人们集合齐了，周大钟掮上挎包，背上背包。李蔚走过来说："算了！你快骑上你那大马，一进官渡口显得多么威风，一下子就把老财们那股劲给镇住了！"周大钟说什么也不干，提起小包袱，刚刚走出屋门，李副政委忙送出来，笑着说："道儿远，叫驮骡给你们把背包送去吧！"小玉说："队长也不骑马了？"周大钟说："骑什么马？下农村骑马怎么接近群众？不嫌叫群众笑话？"听说周队长要下农村，游击队员们都走出来，拥拥挤挤地送他们出城。周大钟走出梢门，又站住脚说："好！不远送了吧！同志们在李副政委领导下好好练兵，练出一身硬本事。我们去农村，搞好土地改革。一个是军队，一个是土改队，虽然是两条战线，都是为的打倒蒋介石，建立新中国。"人们要送出城外，周大钟伸出两只胳膊拦住。

罗慧看这一群游击队员们，个个穿着灰色棉裤袄、布袜子、家做鞋，一个个脸上都是黑黝黝的，简单纯朴，显得那么健壮。大队长也背背包，在她的心目中是不可想象的。尤其，看到大队长、政委和游击队员们站在一起，就分不出哪个是官，哪个是兵，是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。她从城市里，从白色恐怖中走出来，今天也参加这一群了，真实地感到党和群众的温暖。年轻的血液在疾速地奔流，她觉得浑身热烘烘的。她下决心要投身到火热的群众运动的熔炉里锻炼自己，要开足马力，为打倒蒋介石，建设新中国付出全部血汗。

周大钟带着这个小小的队伍，走过城厢大街，人们都走出来看。自从游击队进城，人们只看见过大队长骑马，没看见过他背起背包下乡。当他们出了北关，到了大敞洼里，一阵东南风吹过来，旷野的风刮得那么清朗，觉得身上暖烘烘的。早春天气，土地开冻了。自从日本鬼子撤退了，交通壕已经几年不修理了，有的地方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